



一本稿件登记簿 记载家乡巨变

■赵志军(四平)

1979年,我从部队复员后,调入四平市公安局政治处任宣传干事。从那时起,我装订了一本稿件刊登登记簿——一本用蓝色塑料本皮装订,用钢板刻印的登记表。从1979年至今,40多年时间,登记簿上各种媒体刊发稿件近千件。细细翻看稿件标题,家乡英雄城一步一步的发展和变化跃然纸上。

我曾在多篇文章里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赞美家乡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在在的。记得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家家户户几乎都用煤票去煤厂购煤,烧炉子取暖和做饭。有时偶尔也买点“舒兰大块煤”,而大同煤是供应企业和机关的。每天早上,居民家的炊烟加上工厂的烟囱,空气中弥漫着一层烟雾。进入20世纪90年代,天然气入户取代了烧煤。

那个年代,居民吃的是供应粮,在所居住的定点粮店每月一人二两豆油,几斤大米白面,其余都是高粱米、玉米面粗粮。每月我都会拿着面袋到粮店去购买,而购买糕点食品必须用粮票。我家至今还有一些全国粮票和吉林省地方粮票及那时候的粮食供应本。我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百万斤粮票销毁记忆》。而现在我们吃的主副食非常丰富,商场超市琳琅满目,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米面油随意购买。那个年代满大街男女老少穿的几乎都是蓝色、黑色、黄色为主。女的也有一些穿素花的衣服很少有大红大绿和艳丽的服装。而现在人们穿着多样时尚,几乎每家中的大衣柜都装满了各种服装。那个年代居民住的多是瓦房或土平房,很少有住暖气楼的,农村几乎都是土坯房。我的岳父家就住了几十年的砖挂面的土坯房,直至上世纪90年代翻盖成砖瓦房。

现在的英雄城,放眼望去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为此,我曾在报上发表过《岳父的故土田园》《抚今追昔话四平》《蓝天白云作证》等多篇

文章歌颂家乡变化。

在居民出行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人们出行主要代步工具是自行车。在公安机关内,县(市)区公安局只有少数几辆警用车辆。派出所多数是三轮或两轮摩托车。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包过一段铁东区一面城路段夜巡。冬天,骑着自行车去巡逻区,路面结满厚冰,在冰上骑行不远就滑倒,后来干脆推着自行车走到巡逻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守护从警第一个除夕夜》。而现在市公安局仅2021年,为基层所队购置配发警用车90台,购置特种警用车辆10台。市区几乎每个派出所都配备两至三辆警用车。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交警部门工作时,全市机动车不到1万台。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全市机动车已达到43万辆,市区16.5万辆。

在衣、食、住、行以外的精神生活层面,除了电脑、手机普及外,我感到变化最大的还有新闻媒体的变化。1979年我当宣传干事时,四平市只有四平广播电视台及四平市委办的《四平简报》。而作为我一直以来的精神家园——《四平日报》在1984年复刊后,成为我撰稿、发稿的主阵地。《四平日报》复刊后,开始是每周三期四开黑白小报,如今已发展成对开八版彩报。在我的稿件登记簿上,有一半以上是《四平日报》刊发的。

一本稿件登记簿,不单单记载了个人稿件刊发,更记载了家乡的发展,见证了英雄城的巨变。

红心逐梦 黑土飘香 ——心向二十大主题征文——



童年

■程继武(四平)

孙女八岁了,时光飞快,一转眼的工夫,长大了。

陈子恒经常羡慕孙女,羡慕孙女的生活幸福。孙女让他讲他小时候的事儿,他就感慨觉得如今的孩子比他们这些20世纪的人,那是幸福极了。然而比童年时期的快乐,陈子恒觉得孙女没有他幸福。现在,孙女小小的年纪在幼儿园就开始留作业了,还没上小学一年级练习册就好几本子,有的题连陈子恒都摇头晃脑,思考半天愣是不会。所以他几次想给儿子提意见,可家家的孩子都如此,家长都望子成龙、成凤,他哪有这个权利让孙女放开时间整天地玩呢?他既心疼孙女,也为自己有快乐的童年而感到幸运。

大家在一起吃饭时,儿子说:“爸,讲一段你童年的事儿吧,我都没有享受到你说的那种快乐。”陈子恒很喜欢儿子让他讲过去的事儿,他脑袋里不是不接受新生事物,而是他的童年和现在孩子的童年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喝了一口酒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爸爸妈妈,不像我也不像你这么教育孩子,还花钱去那么多的学习班。我父母那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问我学习什么样,考多少分,好就好,坏就坏,从来不因学习而动怒打我。所以学得好坏全凭自己的自尊心。因此,学习无压力,放学就和小伙伴在一起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一天无忧无虑,晚上躺炕上一觉睡到天亮。”儿子笑了,孙女也笑了。孙女说:“爷爷,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你都玩啥呀?”陈子恒又喝一口酒,一抺嘴说:“玩黄泥、玩鞋子、打铁盒、弹溜溜、掏鸟窝、抓瓢蛔。”儿子笑了,孙女说:“爷爷,大黄泥怎么

玩呀?”陈子恒说:“黄泥可以做成很多‘过家家’的东西,还可以做成坦克形状呢,最过瘾的还是摔炮,用泥做成碗状,托在手里,在一块平板上或柏油路上一摔,啪的一声脆响,简直赛过一个麻雷子。”儿子说:“爸,鞋子怎么玩啊?”老陈高兴极了,脸喝得红红的,他又抹了一把脸,说:“那时穿的鞋子都是布鞋或黄胶鞋,脱下鞋子,双脚踩在鞋上,脚跟挨着鞋跟,向前一蹦,鞋子就会出现不同的状态,有时两只鞋底朝上,有时一只鞋底朝上,最难得是两只鞋像船一样都侧立起来,名称叫双刀,谁要是双刀就第一名,第一名有权把老末儿的鞋子撇出很远,让他自己捡回来,然后再接着玩。”孙女说:“掏鸟窝有意思。”陈子恒满脸笑意,他举着酒杯说:“啊,掏鸟窝就不讲了,现在我们要保护鸟类,它们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鸟窝是不能再掏了。”儿子、孙女听得都很过瘾,不过老陈觉得他童年乐趣最大的特点就是朴素,都是原生态的东西,心里没有压力,没有要求,更没有什么欲望,自己成长什么样子家长是不管那么细的,一切需要自己去悟,悟成个大学生就去念大学,悟不成大学生就去工厂参加工作,反正自己大了能养活自己就行。所以陈子恒说他是纯自然地生活,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孙女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爷爷,我也要玩大黄泥、摔炮。”陈子恒乐了,他说好,这事儿爷爷明天就办。第二天,老陈就给孙女和了一块大黄泥、爷俩玩得非常高兴,老陈手里托着做好的泥碗儿,朝一块石板上猛地摔去,嘭的一声炸响,碗底的泥飞上了天,孙女乐得直拍手,陈子恒好像又回到了他的童年。

诗歌隧道

南乡子·红枫林廊

■范学东(四平)

何处乐逍遥?九曲林廊傍水流。疑似香山迎过客,环游。堤岸欢声入镜头。
观景解闲愁,水泻无声自在流。醉眼观枫思古韵,无忧。把酒轻吟唱晚秋。

霜降二首

■居洪义(四平)

一
早晚轻霜冻,农家满院黄。
赏枫红叶美,秋韵好时光。

二
柳瘦霜频百草黄,高天雁阵往南翔。
枫林红火招游客,芦苇飞花似雪扬。

美丽的主场

■贾洪涛(四平)

因为风没有具体的形象
使用杨柳婀娜出春的张杨

因为雨不具备专属的色彩
便以水墨氤氲出丹青的模样

因为鲜花没有声音
便以芬芳伴随美丽的绽放

只有百灵最为聪明
拿出自己的歌喉迎接春光

所有的美好都可以找到主场
即便是寒风凛冽还有雪花轻颻

所有的善良不会永远缺席
即便冰层之下自有春水荡漾

因为友谊的参与
不必害怕人迹罕至凋敝荒凉

因为情感的注入
不必在乎人间险恶世态炎凉

不在乎众星捧月的锦上添花
多践行雪中送炭的古道热肠

浏览春的美丽是桃红柳绿
欣赏夏的美丽是月色荷塘

徜徉秋的美丽是枫红柞紫
享用冬的美丽是素裹银妆

眼前的美丽在于发现
心中的美丽贵在珍藏

唯有善良让美丽扮靓容颜
只有宽容让道路总是宽广

发现美丽眼前总有千娇百媚
珍藏美丽心中必会溢彩流芳

秋露

■赵喜语(长春)

秋水很高,绿叶很低
无声的秋水
落在绿色草叶上
滚成晶莹的雨珠
温暖、亲切又深远

这个秋天,
雨润和秋叶纵横丛生
我轻捻明媚
放于秋水之上

分不出秋水无痕
还是秋水伊人
日子包罗万象
一切都裹在寸寸光阴里
也成长,也落败
岁月菲薄,盛大的空寂
浓烈的只剩下清欢
最后,慢慢散成烟尘
日子告诉我
不管是岁月有殇,
还是日子挣扎,
都需要好好地活

这个秋天,
在我心上,
也在我心外
……



秋(农民画)

张健美 作

寂寞深处是宁静

■曹玉莲(梨树)

这是小城一个著名的景观带,小城人习惯叫它南河。说是河,但气势不够。只有在雨后才能看到河的风采——各路管线里的水一起涌入河道,水流汤汤甚至会漫过河堤,这时它才是真正的河。

河的两岸是风景区,护坡上,六边形的水泥圈圈规则地排列,中间栽种着各种植物,也有野生的草和花。民工的辛苦都种在这些花草下面,他们都是一把年纪不能外出打工的郊区农民,帽子、围巾捂得很严,防晒也防灰。
我喜欢一个人走在这里,因为这里安静,除了自然的天籁,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脚边的那些植物、一天一个样。春天时节,一天比一天绿一点,花开得一天比一天多一点。映山红是最张扬的花,春天里,它最早出现在河岸上,沿着河两岸铺陈,把天空都映红了。水芹菜的小白花那么不起眼,但是那份春风给的自信,让它肆意开放在阳光充足的护坡上;秋天了,一天比一天黄一点,花朵一天比一天少一点。那些早开的花也早早谢幕,只剩下那些耐寒的花朵依旧绽开笑容。这时的风景树上结满了小小的红色果实,像无数的红玛瑙挂在枝头,晶莹剔透。

我熟悉每一段的风景,也熟悉这里的每一种植物。还有花朵上的蝴蝶和蜜蜂,它们的灵动,让这里的寂寞显得很有诗意。很多人都喜欢到公园广场上去消遣,而我常常一个人徜徉在这条河岸的步行道上,我奇怪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里的安静,终于在我拍摄的花花草草中、在录制的蛙鸣声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我的内心是寂寞的,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填充。当把这些花草和昆虫装在心里时,才有了一点踏实感。

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一般是从一座桥的北岸进入木栈道,这比踩在没有弹性的水泥路上要柔软一些。如果碰巧园林工人剪草坪,那可太好了,剪断的青草散发着清香,沁人心脾,禁不住深呼吸,一幅贪婪模样。

看看河水,望望蓝天,听听偶尔的鸟鸣,一群燕子或者是麻雀在柳树上聚集又散开,没有什么指令,他们却能统一行

动,我会盯着它们飞到很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路边的花朵是陪伴我的最好伙伴,每一次走过,仿佛它们都拽着我的裤脚、裙裾,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地和它们对望、对话。它们的神态往往和我此时的心境相同。我如高兴,它们便绽放笑颜;我如郁闷,它们则颌首低语;我如回想往事、回想旧人,它们则轻轻地随风起舞。

这些花草是懂我的,纯净的、明澈的天空也包容我的思绪,我任意地想着一切,某个人、某句话、某一首诗、某一首歌……这是放飞想象、飞扬思绪的时候。我会用芦苇叶做一艘小船,放逐水面,这是孩童的游戏,如果小小芦苇船在水面上不倾倒,顺着水流走远,微笑会不自觉地挂在我的嘴角。

河岸边步行道的尽头处,有大片的庄稼,玉米葱茏地生长着,远处的棚膜闪着白光,与近处的向日葵互相守望。不知谁开垦的荒地,种着白菜和豆角。这个人从很远处带着工具,把一粒粒种子和一颗颗秧苗栽在这里,既是栽下希望,也是栽下寂寞。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人肯定和我一样寂寞地走在这里。

在这里两条河水汇聚一起向着北方静静地流去。河床呈现黄褐色,像大地被划开了一道口子,河水仿佛是渗出的液体,倒映着云彩,心满意足地拥着云彩和飞鸟走向远方。

我独自站在这里,我的呼吸声和不知名的鸟鸣声,是这里的生气,植物也在呼吸,也在生长,但不如我和鸟会表达,鸟鸣撕开了这里的寂寞,我的心一下子柔软得不行,如果能融化在这片寂静里,我也无怨无悔。

不管多么繁华的人生,终究是要回归到一个人寂寞行走的安静里,远离纷争、远离凡俗……想来这寂寞也未必是坏事,心安神宁不是我最想要的吗?